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書四章句集注

(一)

朱熹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書章句集注

(一)

朱熹注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ニ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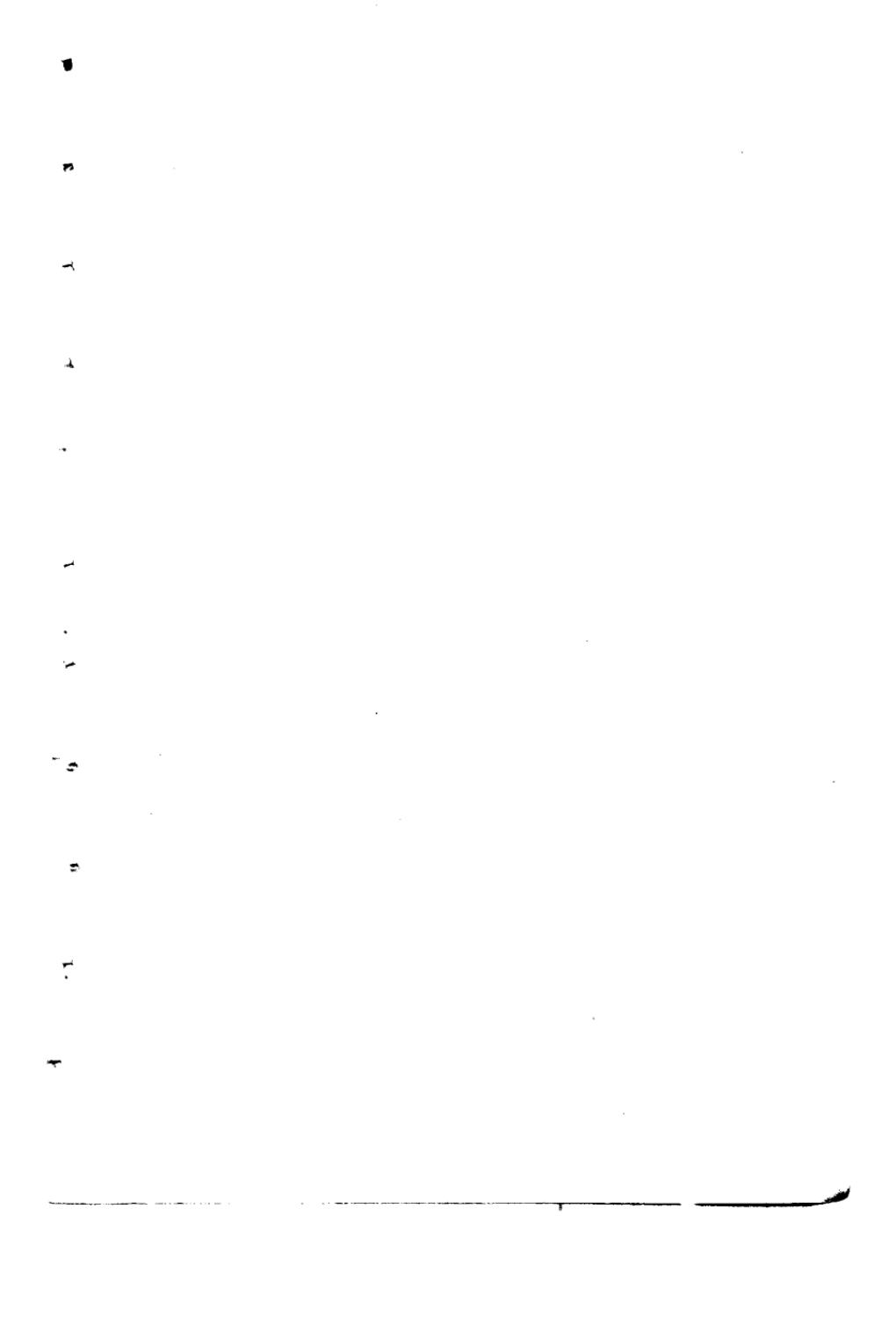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
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
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
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
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
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
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今讀如字

大

舊音秦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

衆理而無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

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

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

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格物而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意誠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上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下則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謂家也所謂家也此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

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謂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

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

峻·大也。堯皆自明也。堯·書·皆

言自明已。結所引

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本譏在沒世不忘之下。舊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嘗欲

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

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作諺。○詩小雅鵲巢之篇。諺，鳥聲。丘知所當止。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於緝之於音烏。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歛止，言其無不歛而。

究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

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嘒，誼詩作諺。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鍼錙。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僴，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

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在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此句之上別有闡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謙。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謙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厭耳。沮洳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掩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然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謙其獨也。曾

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寛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

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誠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未

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其內

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放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僻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音彥。碩叶韻時苦反。○諺俗語也。謂之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齊也。不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本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鬻。○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不。故治國在齊其家。

上文。通結。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

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美盛

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此

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相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

謂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惡先並去聲。○此覆解

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

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草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篇。只。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

子。而民愛之。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